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吳人麟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一

明胡直撰

碑

勅賜霧中山開化禪寺碑

倚茲霧山青霞紅崖內坐嵯峨東峨西岷迤南瓦屋外
若週繚褰巖坑爲智洳幽隕中豁而豁曰彼天眼神覲
斯奇內典攸標挺挺騰蘭創涉中夏寓錫維僑閔茲支

耶闍剎漸啓若奔掾燎爰肇蘭若闍婆羅門若疾沃焦
伽護繩鉢圓澤嗣基名勝孔昭普達崛興欣我盛明來
並迢遙恢恢帝度因乃彼法法宇燦岩假乃慈雲藉乃
法雨覃化魅魍翊我禮樂熙我歲時永無漓澆浩閭浮
提繇億萬劫鞏我皇朝

席文襄公祠堂碑

苟有告末世之大臣者曰若無以技能為也唯休休有
容而國家保不笑則鮮不疑之若無以強智聞識為也

唯好善而天下優於理不可則鮮不笑之不知曾子孟子獨取而喜焉何哉嗟乎此古今學術政治之繇分也古大臣孰與伊尹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後世唯不知一故不能斷斷無技必驚以強智聞識自己出學者承之至恥一物不知夫既恥己之不知也又烏能舍己師天下之善乎故以司馬公元賢至議役法遂不能上下蘇氏之言矧其他哉程伯子以為新法之弊吾黨當分任其過自匪知一者其孰能

言之是故唯知一然後能虛唯虛然後能無我能無我
矣然後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色荒
馮河不遐遺朋亡然後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莫之能禦
然後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此古人有容好善學
術政治遠絕後世者不繇茲歟今上龍飛入繼大統實
準聖祖兄終弟及之訓論者膠議先儒不能虛心觀善
遂致紛紜嘆喏是非相攻善類一時幾盡唯蜀遂寧席
文襄公議符祖制為張桂二公錄奏仰當皇心簡任秩

宗乃疏辭再四必不得已然後趨任方趨任聞異議諸臣伏闕被逮乃獨上書乞貸宥之既入效姚崇要說十二事其大者曰清心寡慾接見賢臣聽納忠言又言當今急務求賢尤重繼因時事疏薦少師楊公一清新建伯王公守仁最後上所修大禮集議纂要雖與前異議者駁論是非然遇人品良者未嘗不別白意不欲以言廢人也公又因世廟成享勸上倣宋郊覃恩寬異議諸臣以次宥放奏入嘉納褒荅然竟為執政中止已又疏

舉吏部尚書羅公欽順自代當此時異議諸臣大慙張桂與公等張桂亦慙諸臣公獨上書力揀諸臣不憚委曲海內才猷稱揚公一清學術稱羅公欽順王公守仁此三公者皆天下名賢上選也時方百千忌阻而公不獨舉之又自以為不逮既特受主知眷禮非常繇前為異議者忿誣繇後為同議者媚忌公惟責躬求退未嘗怙恩一詆言者今自有識者觀之若公所為其庶幾哉休休有容好善優天下者是耶非耶末世之大臣有公

之心者衆耶寡耶嗟嗟公豈獨異人哉方王公謫貴陽
始倡聖人之學公首相推信贈之文其言曰君子先立
其大不晦其明譬之開廣居懸藻鑑物來能容事至能
應蘊中為道德發言為文章措躬為事業大至參天地
贊化育而有餘又曰朱陸二氏各分門戶從陸者謂為
禪會從朱者謂為支離道至是一明亦至是一晦觀斯
言也蓋蒸蒸入至一無我之門矣悲哉三代而上非不
用技能然先立其大因材自達亦以達人故能協一若

後世頗力技能自騖強智聞識馳精於物理錫功於器
數即其所樹非不有瑰瑋之節轟鉤之績適足堅人我
是非之壘增伯術功利之藩其于至一之道有徑庭焉
宋仁神間真儒挺出世不能用古今扼腕今公傳絕學
明大本際遇今皇天縱睿哲學先敬一君臣道協心契
誠孚可謂千載一時者矣向使蚤獲握樞天假以年將
論道經邦明揚巨儒俾野無遺賢可以回三代而躋唐
虞詎謂公入朝未幾天不慙遺遽騎箕尾此豈人為也

哉抑天矣夫既卒皇上親製祭文曰學得真傳德惟一
致胡端敏公不妄許可獨稱公曰斷斷休休唯善是好
又曰近世以來未有及者蓋實錄云直方為童子鄉先
達稱近世都尊官不喜佞諛磬折不以恩怨臧否人唯
席元山一人聞之心嚮往焉今年春予典學茲邦遂寧
令某偕學官弟子員請為公祠且有故鄉賢空宇在斗
城書院後將特祠焉某曰噫何晚也遂檄邑令修輯肖
公像祀之巡臺近麓李公重趫其事允議編徃辦祀需

金匱山先生集卷二十一
公季子常德守某家孫工部主政某枉三百里請為祠
碑某曰此予夙志因摘述公大節關學術政治者著之
石以寓其意公名書字文同元山其號其他治行具國
史并楊文襄胡端敏文中茲不載

道州濂溪先生樓田洞中家廟碑

御史大夫汝南趙公某撫楚之二年自鄂渚行部旋移
旄鉞趨道州謁濂溪先生故里瞻家廟痛隘屏在穹巖
絕麓下甚非所以妥神而祀嗣也恍然登降得其故址

樓田洞中諏所部吏曰是地故篤生大賢其果勝耶所
部進曰地故稱勝因舉直曩謁時眡所勝語符公大悅
尋下所部出鍰金若干屬永郡理官崔君某成之先是
直讀元歐陽玄所撰祠記稱左龍右豸之勝比承命督
楚學坐迫場事弗遑躬閱明年自西粵歸乃取道謁拜
先生里下獲尋故址以左龍右豸驗則當面南離矣然
南面皆叢嶺闊塞靡足覩若北眇則前之數里林林竒
峯列漢表可矚州大夫羅君進曰斗嚮視之北眇審矣

是當為右龍左牙其庶幾青烏家協直因嘆昔之君子
或未躬閱而相襲于傳聞之淆雖數百載其疇辨焉然
則學術之傳以久而淆亦何異之有哉獨直以去楚轄
力莫能復祠故處羅君曰斗也竊願就之尋即構廟堂
一區會覲行崔君攝守慨然有表章作新之志既奉公
檄殫力夙夜與羅君先後增修正堂並列五楹中妥舊
像又前闢儀門大門鑿沼藝蓮以識遺愛右居宗屬旁
立學舍鬼垣繚之丹堊文之垣之外故有五星墩誌載

以為子賢徵表咸封土復馬創始某年某月至某年月
竣工二君又捐餼金買旁便腴田若干畝畀先生冢孫
博士君某世守供祀曩見一荒區耳今猝睹言言翼翼
膴膴鱗鱗蔚乎闕里之亞觀也非獨子孫雖遠近學士
大夫忻奮躍若復瞻儀型駿奔其側宛有生氣而公
與二三君崇報夙心其酬矣夫于是二三君暨博士君
戒仲子某季子某將公之意走八百里以廟碑告執筆
且欲發先生絕學之槩直從雉髮讀先生書將壯浸聞

父師訓始識先生聖誠之旨無欲之功越千百年獨接
堯舜孔孟之緒與後支末之學指夔今皓首學未就拜
辱諸君命益低回不能言雖然言未可易也因撰叙始
末納周氏伯季用復諸君歸加之石永詔來者若其故
里山川之異遷徙世系之詳暨公之德猷二三君之懿
政則各有志載者存

祭文

謁告南嶽文

某聞人神之職均大以其均有尊貴之性故也自匪聖人往往窒於形氣弗能以至性為大通是故人之舉其職踐其尊貴者蓋鮮惟神魁然超形象寥然絕覩聞鼓行崑崙之內宰割溟滓之間噓喻風雷吐吞雲雨凝洩寒燠揭日月為燭列山川為宇出王天闕旋轉地軸握禍福之柄尸慘舒之令雖以遠近顯晦之異人物喜惡之殊其無所逃之明矣故能贊功天地撰德生民造命百物沛然而舉其職巍然而踐其尊貴以視之人則力

易而功倍矧惟南嶽德秉炎精位正朱明胎孕南紀噴
沫兩海其靈挾羣山為宗其秩視三公為儷其道自玄
德之聖為賓其能噓喻吐吞洩凝出入旋轉握權尸令
沛然而舉其職巍然而踐其尊貴以視之百神則其力
尤易而其功尤倍是故語盡性希聖稱崇盛者唯嶽神
為獨擅某無狀自前年秉憲湖北欲謁未逮茲者道出
衡陽枉奔山麓夕覩月星私多神惠比至五更烈風猛
作再經翌日凌雨成電息轡虛堂心疑形悄屏獨自思

宣塵鞅未顛歟豈牲幣未脩歟豈以予曩政之窳神將
力拒之歟雖然今之仕官以王事載馳謁岳容與者衆
矣匪獨予也不可謂弗顛縣官告具牲幣予以非典祀
也不欲煩民不可謂弗脩予曩政雖窳神念宿轄必有
陰牖曷忍終拒嗟乎予知之矣予嘗自怙其尊貴大通
之性猶不免形氣覩聞之窒妄謂聖人可學而斯之未
信與神均大而未能質之不疑此神所為深隱而蹇却
也神之教且彰彰予今請與神約所謂超形氣出覩聞

者予惟必斯之信必可以質庶幾予之舉其職踐其尊
貴冥符幽贊神不予違是亶在予若神于茲日幹禍福
於須臾回慘舒於倏忽易震風而興祥雲變淩雨而揭
皦日詰朝之明升我祝融將翔身寥廓極目弘衍沐髮
東陽舉首南極引頸六合之外既以卜神之果非予拒
也又以知神亦舉其職踐其尊貴殊慙玄造天不神違
是亶在神某謹採靈均之蘭茝擷湘妃之蘅杜命玄夷
之使策黃鶴之仙奉瓣香以告神之左右惟神夙夜圖

無忽

謝雨文

惟神與直並蒞茲土廼當首秋浹旬弗雨民來告曰禾
之穗者漸墮田之汙者已龜直與文武諸司咸切憂咨
方自引咎齋沐躬祈遽際甘霖越日淋漓不後而時不
溢而滋民相歡呼曰至哉神德不假吁號覃霈厥施寔
豫且慈報謝之典其敢弗飭牲酒既陳神鑒翼翼尚享
歐陽母蕭太淑人誄文

於昔鴻德孰不有先匪伊哲父胎教維甄三遷遐躅千
春罕眈韓國紹之六一肇賢瑋茲洪族明德世延曠三
百襁母相後前猗母之生西華精構寶婺昌暉皇妣贊
厚璿式金相桂芳蘭茂磊砢若翁六一景胄豪不事產
鵲裳窺牖母昔相之德伉志偶少君婉嫕崔氏貞淳敬
脩蘋藻孝飾棋榛締綌載績雖耄猶殷彩翠明璫雖貴
罕親匪母之瘁孰翊翁仁又孰俾翁賦詩酣醇坤德靈
含育茲少宰母訓之學曰志其大少宰敬持希聖自待

迪惟母言兢兢罔怠白首宦名母弟內慨歲在涖灘翁
也長辭母偕八袞嗷嗷孔悲孝子有懷篤念母者擬卧
林阿奉以逶蛇徵詔自天夷猶且疑母執不可督往以
期曰爾終養孰與以祿矧乃未究曷云終伏吾尚健飯
偕爾北轂少宰弗奪乃脂其軸上國三霜蔑不戢穀帝
睠日崇喜且弗告維帝簡在將扶皇樞視母食幾為國
休虞焜煌封典眷意則殊卜相淵衷龍章已書補天柱
地可計居諸禱母百齡朝野一趨倏焉告稷收華委戩

容軒朝改靈衣暮襲純孝擗毀呼天莫及哀徹九乾帝
聞於邑逝者可悼行者可悵上公庶士同茲阨塞吁嗟
毋福純嘏彌臻偕耄伉儷猶踰十春式穀爾伯學漸聖
鄰亦有叔子隨和希珍孫曾蟄蟄瓊樹石麟凡茲福德
韓國莫倫某等誼綰兼玉情均子姓少宰之門昕夕就
正母壽祺吉靡晨弗訶聞前之日緝紉維竟凡爾神遊
聆者疑信天未回適殲茲女聖登堂聞寂題湊已宮翠
帶飛埃錦憶淒風酸心白旒眇泣房櫳悲豈一端能不

仲癘灑奠晨輶曷罄哀衷

代祭繆進士文

於維先生挺髦韶稚鑽玄丘索遊精百氏搖藻飛華風
標瑰麗南斗躍鱗北闕奮翅治安天人期展恢議純孝
結衷有懷不寐痛思慈堂榆日將隆勃焉舍綬反服初
志晨夕潘輿宴林楔汜自視斑裳袞龍詐例彼昏庶草
絕裾嚙臂名閤雖燬滅天傳穢先生魏我負超末裔生
罄其歡沒而殘毀庶幾昔賢永思弗寘純懿天毓恬漠

自味瑋茲明德頽風有裨遠期未伸戡景何易衆物新
蕩賢者曷棄招搖墮彩少微隕嚙某也應乏升邦欽風
托契寶厥懿璞渾淪莫刺慨茲龍淵霜光未試過車腹
痛繚思莫置緬惟立德芳流百祀彼庸握樞雖髦曷貴
先生長歸曾史奚媿感舊懷賢薄奠遙致

代祭馬翰林母太夫人文

嗟乎余聞太夫人之訃未嘗不標心絛息蹙然恍然追
嘆賢母之德痛傷孝子之心也雖然余又未嘗不為太

夫人慰昔者臯魚少游四方故以不及母子相歡為痛
子路得歡集矣則以不及鼎茵之奉為憾二者雖為人
子之至悲然親之遇不過亦有命焉自余蒞茲土得竊
交翰林君知君之為養者甚盛而夫人之遇不可謂不
厚始君以名才著江左至片撰隻字皆為海內珍慕夫
人嘗用以解頤矣迄君起甲科翔翰苑人孰不君榮君
曰吾豈可一日違膝下遂謝去金馬之庭疾返玉華之
麓遺棄世俗之交日奉慈闈之座吳越珍技山海奇

品圓則板輿溪則畫艇少可娛顏靡不戒陳既鮮臯魚
離析之憐又罄子路鼎茵之欣矧夫人冠德名閤惠問
昭閔相其夫子倫魁仕成祺壽多祜凡皆備至求之近
世寔寡其儷夫人亦可以舍然自慰矣嗟乎余豈獨為
夫人慰且亦為翰林君慰用馳薄奠敬奉斯忱於惟靈
淑庶幾有聞

代祭大總臺屠公文

粵昔陶唐分能釐職契教繇形皓髦弗易譬人一身

股行肱翼各奏其功乃凝庶績公生明時長立辨朝逮
事今皇實際唐堯爰作副相憲臺握杓遂迄其身曷異
于繇自公總臺有肅其紀外察百寮內贊銓旨貶退稱
揚黑白直指正色立朝衆莫敢睨世方鷗鵬公獨松栢
世方炎熱公獨冰雪臺端風生門羅可設法冠表儀羣
紳揆闕其止淵岳其動雲雷吳鈞剗象秦鑑擢眉國有
大議定如灼龜當衆紛呶執義不回弱翁封奏延年法
令思謙謇諤方平孤勁以公方之實兼而復匪帝知深

宮保曷命猗公生德派出鴻系太宰兆興斌斌有繼丹
穴飛鵷注渥產驥玉幹瓊基瑰辭瑋藝登朝解褐聲蜚
已融爰自筮仕受命乘驄威稜萃律蚤已稱雄簡花飛
霜筆端凜風持斧江藩鷹揚虎視跋扈顏消神姦魄褫
郡國藩臬奇績魁嶠累級邇迴迺登卿貳載進司寇帝
眷彌力復借法臺左右孰識蒼珮雄班絳騶負秩匪公
之鍊始終曷屹人皆幸公重休累吉鼎鉉台垣贊機決
密云胡傾阻慙遺弗戚天子震悼羣公淚溢穆穆天子

禮憲是崇謚以昭德贈以榮終龍章鳳藻映邦輝宗豈
獨焜煌資於玄宮某等分綴末寮情均戚姓隱甫方嚴
敢不承令循念夙昔徘徊悲哽懷德憶標憤悼各韞北
望靈軒莫持糾紛緬惟我公終為世則後代有述終天
靡沒托辭布心曷究彷彿

祭貞穆先生王九達文

於維先生胡可云亡孰緘來訃迫攪我腸始聞則號號
話彼蒼既諒猶疑疑益彷徨彼人生質儻蕩浮游才佻

器狹位溢寵流此儕不延曷疑以愀我憶先生匪若之
仇廣額豐頤巨準長耳其止山屹其行雲駛背可負天
力可剽兇脩路方馳亡也豈理先生生德淳懿淵澄中
年聞道恭嘿而凝觸之井井扣之錡錡酌江不竭注海
不盈才也如虔輶軻奚右器也如雄矧未有後志豐位
儉德祥命疚維天操權尚滋其壽胡馬貞穆謚於莆陽
胡馬靈輶歸返家堂張生之音瞭矣其詳彼蒼回適先
生果亡予少狂悖高自標已貌彼醜庸唾弗以齒先生

顧笑欲規復止予觀其顏化各消鄙於時先生強仕年
踰名貴長行遜避碩儒迺忘年德降友于余靡日不談
靡談不俞兩上春官同舟合舍庚戌之歲閱涉春夏禮
闈試蹶選部名挂攄稱年例邑郡是借予曰不然曷審
於茲薄書繳繞孰與學師朋怪僮怒先生罔移聞莆之
教以聖為鵠以身為倡以志為鏃賢愚大小如矣斯浴
如飲於河各充其腹閩士之慶吾黨之悲猶期誨我豈
曰長離我於先生骨肉契誼哭未憑棺奠莫躬解燕臺

別手遂成永棄已矣勿言期之夢寐

蜀歸告歐陽文莊公墓文

初吾師之薨也不肖某操血為文悲夫以重厚如勃之
身馭變化猶龍之氣乃不得大幹斯世徒騎箕而疾返
于斗維今吾師墓木已拱不肖某猶鞅掌濶絕未能早
歸伏宿草而灑杯酒回視古人築場獨居之事邈乎遼
哉即痛以殯其胡為贖不肖某宣力四方踰十年雖於
道未有得然自是驗知吾師之學灼然可以繼堯舜孔

孟之真者以出于仁體故也當師之時世之語學高者
溺虛寂而卑者入權術師慨而言曰是皆未見本心唯
不忍人之心乃本心也一日不肖某陳述遭風舟顛不
動為難師曰既不動而能討慮揅極乃難嗚呼是乃見
堯舜孔孟相傳仁體大而天地散而萬物遠而千萬世
之上下四海九州之内外無不相通無不可盡者此也
於乎吾師已矣獨恨不肖某不能以身發明痛毒何可
勝言雖然師之道無先後亦無隱顯其致一也不肖某

今雖病伏草野猶期晚節要不隳仁體具以上報罔極之德敬用筴體告師之墓惟師至仁尚默相之

初歸告先祖父文

叨第十稔柄學二霜心欲有為而病適相左時方可效而氣未克充今荷皇命以歸寧寔藉先德之弘庇小子某敢不欽哉仰承我祖父忠孝一脉雖伏草野彌求無忝謹用清酌庶羞盟告我祖父之明靈

呼程後臺太僕文

嗚呼吾兄逝近載矣而某相去不千里尚不馳一奠寓
一哀以告兄之靈某疎薄極矣然而痛兄莫某若也某
往實懷弱始遭金鄰荷相挈於道當時視兄行若飭氣
若恬其語道若親又數年復遭燕臺當時兄別有得矣
視兄行若達氣若健其語道汪洋不可以畔岸某曰兄
進矣已而疑之以書質於兄書之意曰人心有本然不
動之體而無以氣魄當之有本然無為之用而無以氣
機承之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本然不動者也若夫身

臨夫石了無驚怖者雖亦不動特氣魄之雄耳故有持美人以悲歌面故君而戰悸則雄者餒矣而可以氣魄之雄槩認之為不動之體乎孩提知愛及長知敬此本然無為者也若夫好色一接忻愛隨生者雖亦無為特氣機之順耳故有對賢妃而斂容覩桑妻而生媿則順者阻矣而可以氣機之順槩認之為無為之用乎是故本然不動之體不以氣為雄餒者也本然無為之用不以氣為順逆者也蓋性雖不離於氣亦不混於氣任氣

混性去道遠而嗚乎某斯言也非獨書也邇年兄官僕
丞某又以告而兄終未有以明見復也詎謂兄自認其
學浸淫病且逝矣而予猶不忍不以斯言告兄之靈也
嗚乎兄已超形氣翔大廓魁然與造物者游兄必有嘿
以啓予者矣予獨憾不能盡於生前而徒申於死後也
故也莫如某痛兄也

鄒東廓先生誄文

於昔姚姒執中啓傳文功紹之帝則以宣箕福之斂皇

極攸先猗我尼聖獨繒其全從心不踰爰在傳年大哉
斯矩靈承自天渾淪無朕萬感燦然裁成輔相維變所
遷雖變無方天矩行焉微有低昂禍害孔延肆惟上聖
兢兢業業亦惟上賢中庸斯擇晚宋之儒惑焉莫得弗
揣其本外求物則探索紛紜訓故磔裂天啓粵賢獨稟
靈特曰惟致知匪假推測致其本良匪外物格上邇中
極十春一脉寔啓吾邦瑰哲駢昌煌煌鄒公登孔之堂
繹公韶齒奮策帝傍左馬揚班非心所臧致知之學自

信而當請事有年醇明堅剛國有大議精白飛章邇邇
外服愈挫益揚孤忠碩節日月同光德聲義問四裔彰
彰起佐青宮沃心孔亟圖上聖功施弗遑及嗣教成均
士風是植匪惟多士朝紳有立爰及門牆達者匪一感
事乞歸朝野共感原公之志六合同室稽公之學位育
可必既卷而懷憂道彌力豈同淺夫悻悻自逸大推所
學與世共明繼絕開來仔肩攸承下逮寒峻上比公卿
有扣斯應兩端盡傾如彼喬嶽不震不騰文梓枯樗鮮

弗抽英又若溟海瀆養瀾溢神龍毒鰐悠然並生公庶
幾哉博學難名維公道博約之有主維公智員實方而
矩行上庸德言無綺語孝弟之行神明可覩進退之操
雲漢一羽細行必矜片善是取物俾得理人令獲所瞻
其儀型慢者就度矚其磬咳狂者氣阻教脩林間風加
海宇乃當時士趣徑騫奇高者悟性圓覺無迷妄者適
情儻曷載馳以是自堅茂視典彝未及志學縱心委蛇
取予進退謾無所持三千三百曰外威儀孔孟盈談迦

周寔師沅澌之槃桓文卑卑禍道之深豈曰支離獨賴
我公正色自持手揭日月以開羣翳身為砥柱頽瀾寔
支曰知本良唯致乃盡赫赫帝矩罔念為病全生全歸
毅焉獨任豈謂今茲遂終正命豈孔之學壽筭亦並公
無少憾世獨弗幸某與令子世誼維夔矧荷公教豈殊
子姓脩聞公訃五內崩殞人孰無逝孰無可傷唯公之
逝豈關一方維世於公冀還亮弼堯舜君民寧論召畢
終老洛社僉猶望之一朝傾徂天不慙遺斯世何辜斯

道何阨公既往矣魑魅盡列喬嶽若騫溟海若竭日月
之懸雖明孰揭前年京歸走門請謁公面命之仁道是
責我今復來誰為我惻我哭無聲我痛何烈期與令子
共率公教帝矩之訓願言自敷惟公之神無間顯幽尚
期翊我鑒茲黃流

祭羅念菴先師文

維嘉靖歲之乙丑二月十又九日不肖門人胡某寓蜀
之彭山縣官舍於時間先師念菴先生之訃設位致哭

易七日矣乃敢以香楮牲醴之儀天心陳辭告靈位前
言曰嗚呼某自初春寓蜀省客有言先生以去年中秋
日棄去聞之皇懼如墜如摧欲言弗忍欲詢罔從然而
情知先生之逝也果矣蓋先生前年書云右臂不仁於
夕死可矣為近已而去年六月書又云某固知先生之
已躋於金歸而又不欲先生之數數語此也孰謂先生
亟為永訣捐斯世而歸耶嗚呼痛矣夫善世者道善道
者心自明道象山二先生之後學者仇心以索道辟諸

掩目而求天至近世得陽明先生而一明得先生而天下始信今先生即長逝歸矣其若斯世之將復矇矇何哉嗚乎痛矣如小子某少負不羈長益駘宕方壯而耳學也身棄之踰壯從先生遊入悅也而出違之既近強年始稍知尋繹十稔以來粗謂從事然兩歸就正先生兩訶之曰是子所謂目長而足短者某聞言廩廩亟欲解組卒業終身而謀歸不勇旋成長別自是以後將孰為予訶而予證也天而喪予則喪予矣乃喪予先生予

何歸哉某又何獨為先生痛為斯世悲已耶嗚乎生既不能就左右以終至教沒又不能啓手足以聆遺音豈某也天厭之甚而先生遽絕之深耶報者云先生臨終沐浴冠服端拱而後化蓋報者未知其為得先生之心也而某固已嘿覩之矣先生其誠全歸者與嗚乎某今年去先生之終少十有三年耳以先生之淵懿而不留也況若某者其能久乎使某之學誠以日為年則日且不足矣又安能望先生之全歸雖然舍全歸無用為生

亦無為先生報異時曷從見先生九原無覩面耶嗚乎
某之斯語心商之七晝夜而後敢告惟先生其終相馬
嗚乎悲乎松原鬱鬱桐水湯湯哲人萎棄山川淒涼繹
先生之末路雖閉戶其皇皇胡靈鳥之不至將令天下
仰日而違光睠衡霍之崩頽羌何依以相羊維予心之
憤懣橫大塊其靡藏魂乎乘九乾其飄颻兮予獨覩儀
型於秋陽爰矢心以報德瞻昊天之茫茫唯反躬以為
歸兮或庶幾先生之毫芒神靈浩渺無不之兮驟雲氣

以來嘗

祭軍牙六纛文

自昔元戎聲討逆命建牙樹纛鵠熊交映指揮三軍威
靈甚盛今承帝旨戡茲不靖大兵啓行吉辰協應惟神
精光驅電殺氣乘風騎青龍而翊白虎握太一而叱豐
隆招搖東指直殲元兇兵不血刃妖穴坐空克謐蜀土
用昭我聖皇安民之功爰脩禡祭神其允從

祭張南軒先生文

自孟氏沒而功利之習日倡日錮堯舜孔子仁義之道
日以闇蔽漢唐儒者徒知矜其名象涉其藩垣然而功
利之入人者未瘳辟之陷泥淖之中雖有強者左傾而
右跋有能登其岸者彌寡唯宋濂洛崛起得千載不傳
之緒以無欲為宗以天理為極其相繼而出者雖見有
通塞得有淺深皆知求無欲以復天理總之歸於為仁
蓋皆嚮往堯舜孔子之徒然人雖知功利之非亦或有
依違其見不知念慮之微少有所為即與粹然無欲皦

然天理者不相為矣南軒先生聞道甚早大本卓然先
儒蓋嘗稱之至其立教以無所為為義有所為為利然
後斯人灼然知一念之有為者無論善惡咸出功利咸
非無欲天理之真而天下學道者之趨始從以定是先
生之有功於斯道吾不知其與紫陽夫子孰後先而遠
近某少喜駘宕長乃聞學然質駁而習深將就而繼渙
邇知媿奮恨無若先生者為之就正茲者繆執文柄過
車遺里高山仰止載瞻載奠意者以一時對越先生之

心一無所為者即無欲天理之真將以此自終以此喻先生之鄉士俾皆繇仁義不入功利寧非先生之指先生鑒而牖之可也

大益書院祭文

具官某敢昭告於宋濂溪周先生之神維神崛起荆楚之介遠紹鄒魯之傳闡無欲之至教啓學聖之真詮心法迪乎來哲身範責諸西川爰惟茲土歲祀孔嚴暨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和靖尹先生譙先生南軒張先

生鶴山魏先生大明敬軒薛先生道林蔣先生或宦遊而往復或篤生以後先雖古今之殊代定教澤之同源咸配享於無斃將佑啓乎來賢

祭蕭晴川姑夫墓文

惟公生於熙代醇氣未失故能以太樸為使純素為匹雖世故之多更而迄不知有奇袤之習育於仕門家範彌殷故能以詩書為腴禮讓為芬雖先業之克守而終不知有勢力之榮不含舊惡不責宿逋衆或病其寬也

而公則自喜其無尤於世不跋湖山不踐公庭衆或譏其懦也而公則自安其無累於已求之古人閑家若龐德公之敬履世若李士謙之任公其或庶幾哉而無愧是雖謂公為遺民為處士蓋今一鄉之靡有異喙直不殺辱為公夫人猶子爰自結髮粗諳詞章公愛若掌珠護若荆璧惟悻其或傷養若蘭芷望若杞梓惟忻其日揚益嘗舉先祖父之薄修以勗其大者又奚啻若世俗之冀以顯融而焜煌逮直壯領鄉書隨後連蹇世或見

病公獨掉頭哂曰若子何虞不晚榮耶以公自負誠若
古之氷鑑而直亦冒登一第官中大夫列職憲臣若足
以償公之夙望然學不成身業不裨世顛毛半斑思報
未能而公已仙遊無有之鄉矣茲者幸乞身於林莽懷
知己之難忘尋龍洞之奧室采虎峯之幽芳憶儀型於
故武褫百結之迴腸謁靈丘而灑泣痛欲報而莫將跪
斟酒而陳詞擬明鑑之煌煌終何以酬德於九原耶期
不覲顏乎弑姥之崇岡

奠歐陽蜀南兄文

於悲嗟哉兄乎兄乎乃曷為乎遽前予而長往乃曷為乎遽復茲而中斷彼蒼蒼者既封殖其德矣乃曷為而不能引其年彼人人者既傾誦其懿矣乃曷為而不能衍其算予又曷忍褰帷憑棺燎香灑酒奮予臂也不能把兄之舊裾躡吾屨也乃復涉兄之宿館兄之顧予愛而且望若屬於毛若比於目睠則達弗睠則弗達不啻若世之所為肉骨予之視兄敬而相倚一為腹心一為

藥醫有則生弗有則弗生不啻若詩之所稱頌虎維今
之日翳誰之為此悢悢乃裂吾屬毛比目之親剖吾
腹心藥石之重予曷繇自達自生竟天壤而抱長痛憶
予綰髮操習時義妄獵古辭狂詫雄睨誤損高鑒鷄心
盟契有偉王生曰尚涵氏暨予三人陳雷自例鼎足交
時車輪互麗始從茶山龍洲相繼晨展共書夕眠合被
廿年之間有離不季嬉笑罵怒寧知諱忌有亡臧否寧
分此彼父同伯叔母成妯娌維妻與子各執分誼於顏

波中特樹友紀孰使然哉唯兄之義豁達慷慨令人傾
肺當此之辰兄出紉綺予孤且涼提衿不蔽予反嗜狂
兄獨陳義直諒貞風世孰為儷暨予壯齒折節慕學躬
弗逮言屢興屢落間趨二氏兄心厭薄強仕天牖繆悟
惇約兄聞欣欣蹶然而作月書歲絨期共有獲晚復同
師堅貞操濯嚮道週饑聞過雀躍亦有王生有訓嶽嶽
予倚兩君為鑰為郭唯兄毅然指瑕糾錯翊予悅親敦
予體國小言繭繭重語謬謬是歲之春予歸林壑茶山

之制襟簪復合予察兄志彌勵而卓兄訂予功若漸有
覺追兩師門冀共光燭時云暮矣皓可無忤予喜得兄
殘齡有托繇斯以言兄之于予豈曰友之蓋友之上而
師之末於悲嗟哉天而喪予則喪予矣前歲殲吾師今
歲又殲吾友予果曷所依以畢此殘齡其為弗達弗生
決矣予嘗較量以兄之詞翰雖文蹠柳李詩闔岑王可
幾也兄獨中斂而不揚其芬以兄之經猷雖小為龔卓
大為姚宋可幾也兄獨坎壈而未導其泓乃徒徽跡於

贊序局步於江城豈弟被于鄉閭孝友範于家庭俾里
之人士生而羣頌死而巷哭咸曰善人善人此蓋千百
中睹兄一人而已天乎悽悽曾不哀蓋乃不為千百中
而延茲一人於悲嗟哉予歸未半期而兄以病間予謂
病常也抑有托也孰謂兄竟潦倒浸淫遂邁別而終其
若俾予徒懷萬斛而未逮一語若俾予共要千里而未
升一程傳兄病殷亟呼予名豈兄計此將有云云予念
及茲益靡為心今也挈帷胡不聞聲呼天大叫抵推我

膺雖然若在他入死則死耳於惟我兄其必炳靈余來
哭此豈不聆音維兄高堂自挹德馨余與二王起居必
勤驥子麟孫日長以成久要之約豈獨世盟兄姑寧矣
無悽以忤倘有來生猶冀長親於悲嗟哉兄生而期余
遊五嶽覽重溟今兄翱翔太清靡所不之翩然而洙泗
渺然而洛濱其將閤余聲之噉噉而笑余涕之淋淋者
耶

祭歐陽乾江兄文

嗚呼嗚呼吾兄其果逝與抑非逝與其可逝與抑未可
逝歟唯予創聞勃焉震墜既信猶疑既疑且悵疑信之
間一歎百淚胡浩浩之回遘仇吾徒之特酷厝萬毒以
蘊隆莽一朝而隕禍肆之子之遽遺若駒迅而颺促延
倉公而古橋扣華生其駭矚辰搦筆以摛章已遊神於
冥錄豈至寶之易毀抑吾道之竟孤爰雪涕以致詢偉
孝誠其中紆依慈母之輶輶羗屏獨以云徂曰余偶茲
奇運適寢瘵而避居徒撫枕以飛血吭欲絕而猶呼將

呌天而無從急憑棺之未得增領顙而侘傺彌茲邑而
繚結緬思子之幼儀濡夫子之貞則少醇懿而姱脩又
益之以博物越既壯而雄飛冠多士以稱傑謁南宮而
屢剝試中秘以獨馳台垣資其文彩同志倚為龜著維
訐謨與讜議世食福而弗知旋為郎於都水屢宣力於
曹司時瞻雲而惝恍尋適車於孝思世方欽世德而景
名才冀豹澤以大厥施何哲人之長姜若濟河而摧其
魏桅嗚呼嗚呼人孰無死孰死於親唯兄之逝實孝之

此世孰無歿貴反於真九年五八視耄尤珍翳予小子
踰冠葛宕造謁夫子稟學函丈誤題狂簡舉語以上退
辨于兄粗識如往閱歷歲年誼孚情壘既均裘馬亦協
寢餉異胎同心殊宗一尚維予質駁多歧七羊中年仕
官取友四方往轍徒悔來軒猶僵各成皓矣復合一堂
期掎角於脩途補東隅於榆陽方將朝聞以夕死庶不
報夫子之門墻縱侈哆以百車獨相保於心銘念尺書
之昨飛展宿墨之猶瑩何虞子之捨我曾不留信宿之

為停乃一語之未訣雖千號其孰聆矧慈母之未歸尤
宜忍忘於怔營且令予矢力於末路又誰為之啓局亦
孰託而孰翊惆惟予之偶竹間登堂而弗睹乳諸孤以
涕零奮百身以從之亦安能返子于幽駟知醴脯之空
薦挈肺肝以瞰明靈

奠袁生文

雩陽袁國用少從先府君學文今歲萬厯甲戌春忽自
雩獨身訪予山中盼予舍不里許移跬之間遽告終矣

金史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予創聞駭痛踣躅尋備棺襚殯之旁便地抵秋厥叔某
遣迎其柩歸雱予適病不能送江許情益愴惻乃治牲
醴之儀為文將之其詞曰

悲哀生乎悲哀生乎生昔者被服紈綺僕隸雲從乃茲
則鷄衣擔簦獨行無徒胡豐約之異致也生昔者韶齒
薜華有力如虎乃茲獨孱骨懣容寄死道塗胡死生之
變迅也子獨不知豐約者幻也幻不以先後執死生者
常也常不以遲速避從古今不眇矣奚獨子哉然則人

之寓世曷豐曷約曷死曷生如茵曷壽如椿曷賒西昌
曷旅雩陽曷家嗚呼靈其歸矣無滯以嗟

同郡會祭雷太母文

唯天孫有淑季字瑤姬而明靈睠杕歸之壤與逼埜竈
而氣蒸出黃牛之神峽溯峨岷而始平將間世其氤縈
孕三楚之奇珍駕列星以為軫勅女須而導征既降芬
於名閭幼婉嫕而居貞厥相攸而獲樂逮君子以作盟
彼君子之顯允偕令德以為行介和祉而祥發爰篤生

此岐嶷鳳振輝以鳴漢驥驤首而騁達庶淵騫而履順
綯賈馬以文馳乃飛華而颺藻標瑰麗於彤墀宣執法
於夾鳩為律魁而靡緇誕帝眷其洵美曰唯繇茲母儀
既褒表以鳳冠又張之以嘉詞分大夫唯虎符收下國
其勿辭盍愉養以徹侯鼎五七而前施嗟此邦之湫陋
獲神君與仁父首露冕以詢俗恫地瘠而吏窳衽白齒
而肉之登沈溺於澳煦既露湛於嘉禾亦霜清乎狐鼠外
蔭棠而瞿瞿內承萱以與矧挹冰以壁仞疊九邑而

風鼓合庶草之忻忻靡不歸顧腹於太母方伺母之休
虞指遐齡於西華之姥胡人命之有極致眊稷之遽告
既大夫之崩宮亦吾氓之喪昊慨蘭茝之收華嘆驛駒
之梗道誠吾邦之涼祚豈明賢之寡造嗚呼哀哉某等
僉飲海而思河咸瞻璞而欽寶睹素旄之翩翩盼櫬舟
之披縞外為民而灑血中憂思其如擣爰悼逝而愴離
跼陳詞而薦藻

同邑會奠劉軍門母太夫人

嗚呼豫章之材橫絕百畝上負青旻下庇千乘而匠石者斲其末枝可棟王闕長河之流深灌地軸經帶秦晉潤澤中夏而都水者引其支派可浮萬楫其功德若是烈也而不知其托於靈嶽發于名山貞靜博厚之蓄固敷森廣濬者之攸植而攸溢昔者五嶺之粵楚閩之交雄虺卯蕃恣睢吞餐雖當事者破斧缺斨不能定也維中丞公開府仗鉞弘布條教間飛尺鐵噓喻尊俎三省坐帖又昔以繡衣操斧巨庇淫波浸被下國不啻豫章

長河之烈而不知其出太夫人貞靜博厚之遺澤人之
言曰可為衆母不可為衆母母今太夫人衆母之母寔
靡慚德矧聞聖善含祥紫金挺淑名族仇德高閭母儀
璿式婦則蘭馨近蹠中國遐儼桓君乃中丞公奉乘傳
於江介萃海錯而山珍方衍祉于下方遽掩彩而歸真
痛寶婺之隆曜愴天孫之闇明豈中丞之失恃洵吾邦
之隕厥親倘逝者之可贖亦何恤千百乎斯民佇龍章
之自天將焜燭于泉扃偉中丞之揚顯信振古而耀今

嗚呼太夫人且逍遙從西華之輶而民士之將逝者又
曷庸歎噓而掩襟某等或叨通家或激興情悼逝悵離
覲旋心崩杼悰寫詞薄奠聊陳於爍明靈翺焉居歆

祭少司馬張公母太夫人文

猗太夫人武閼焜隆作婉名括轟振儒宗曷言振斯義
方教崇毓驥渥北孕鳳河東溫溫少府循政稱雄暨少
司馬灘水雙龍伊昔司馬爽鳩發軔時有重人繆操魁
柄頤指朝紳從風奔命紛世瀕洞震海氛稷英英司馬

亭亭孤憤飛章燁闕借劔剗佞彼髯且都冠珮峨如聽
咸縮頸語競全軀每恃創至猝聞而愉大哉訓詞罔替
乃初世之頌母女冠丈夫維漢滂母千載同符子戌夜
郎母返西粵荏苒十霜國是再揭司馬登朝母惠彌赫
鎮虔撫楚脩能滅澤彼穀者疇繫母之烈帝曰久哉忠
孝一轍簡倅樞府安攘是資視母健否計國安危司馬
仙仙曷忍倭遲回車覲母封疏自題臣母老矣將母有
期帝意未釋母壽遽違我知二難擗踊摧裂棺紳共悼

帝聞孔悝猗太夫人上壽屹屹矧維賢嗣芳流靡極矧
茲司馬歸慰且訣純嘏世稀誠孝天格某也憶自解褐
雲司共升司馬堂與道義情忻邇侍楚臺飲德滋深今
官茲土休戚同襟耳熟聖善日領徽音慚未摠衣拜母
階庭薄奠遙馳於赫來歆

祭歐陽鑑翁先生文

於維予翁遽作化人寢於大室令人哀擗如摧如擊某
也爰自束髮好父負氣徬徨馮閑交游紛集所不雜者

惟與令子文朝偕尚涵氏少同研筆長共衣裘瑕疵相
箴德業相求出王衍游有若麗澤之為儔緣是承接翁
之顏采而沃領其風猷誼次骨髓情通戚休誠非一言
之可以酬獨唯昔者予自蜀歸翁已縣轂七袞高年髮鶴
顏玉予隨弁紳構文為祝拜翁元配偕臨皓顛融融堂
與祖孫曾玄日宴賓友傾倒繾綣雖立酬百觥而令儀
之不謬竊度翁之遐齡盖有巫咸莫能測算而司命莫
能制年亡何某起楚學繼辭廣臬感先慈之衰孱再馳

疏而舍紱獲覩翁之風度猶曩而慶翁之年齡及耄擬
為翁賀情彌殷而意彌結乃今賀者未幾在門而吊者
已即及乎庭闈又曷強為之哀些某也憶翁之慈祥性
植孝友天畀愴先人之手澤雖耄年而隕涕仁睦三黨
初終不替守廣德佐河間曾有部民夏氏藏金於茗簍
翁則立拒峻却有若拔刺蓋既追崇公斷獄之求生而
又嚴伯起四知之尤勵兩地士民實咸有來暮之歌而
翮照去思之繫頃以郎署疏歸雖故相推轂而拂衣罔

滯迨抵家晉秩已近暮齒猶蕭蕭而若處女抑抑而逾
壯穉或者語及干謁輒赭色掩耳而為之引避蓋翁抱
德煬和復謂不餽已外非譽而忘人似矣以故鄉衮子
衿日相評議不云古之長者則曰今之善士夫以翁之
居家當官以逮處鄉非帝寡過寔垂典型彼造物者雖
假之純嘏而綏以百齡庶足荅嫵脩而慰羣情胡天使
難弟文子之溘喪淑配冢孫之繼亡翁以一人亢完休
畢一門不二三年翁亦病足痿而退養於闔房以粗床

敝席為佳趣以勗躬燾後為美場詎其食飲起居靡有
奇尤乃歎歎乎乘東維騎箕尾而神游乎茫沆某也撫
今悼昔又安知涕橫之短長於維乎翁人之聚散死生
懸諸大鈞猶之大壺然注焉而不能滿酌焉而不能傾
若翁之令德冠鄉閭宿名重朝紳天壽八袞暢其緒業
矧又有孫曾雲仍衍麟定之振振翁亦何憾而不為長
瞑某自聞訃恫哭恨不飛越乃阻哀艱有功總不吊之
例然某與翁父子殊宗一體又詎可以例埒乃奠村醪

乃宣積悰知翁之用物弘而取精豐溯虛詠爽冀必能
閔鑒予之沉衷於維予翁

祭太僕少卿劉仁山文

於乎銅爵逸足翠華是肩函牛九鼎弗以烹鮮大器重
負自古則然悲嗟我公迺獨弗延百年長算短日而捐
萬里脩途末路顛顛公乎至此豈天弗憐予始聞訃涕
泣有標適也居廬沈疴百繞幾為化人從公世表念至
必吁談及生悄公秩僕卿秩若非眇公壽踰父壽奚為

歿所孔悲者匪世之曉維公巨才匪擬常局六飛未駕
虛稱高躅試為池沼豈罄淵谷世患無才才莫竟錄既
錄而晚乃至中墮於悲嗟哉匪予也獨追惟疇昔盍簪
駢轂當斯之時楚材寔繁磊砢廓落惟公軒軒祝融是
孕雲夢可吞榜則連茹師乃同門情蒙例海學共探源
予西公南各天異轍胡期西粵爰追熊轡職業既聯心
腑彌結昕遊膏繼夜集曠輟身箴是琢民理均切于時
覲公如揮巨闕星輶所指霆颭雨澤計耘小醜兵殲巨

賊塞塞鞠躬夔夔許國蠻烟毒霧積億疇知早不登公
暮稍陟斯扶搖奮躍竟遠天堦一朝長委如山斯隳方
窺牙纛竟塞鍾彝天既昧昧世則疇咨矧予違世於公
厚期公竟已矣百贖已遲公返夜臺今已三期掛劍有
在絕絃為誰表墓緘悽病不身馳孰諒予悲公必諒而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二

明 胡直 撰

傳

盛公小傳

盛公者吳縣人也名景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務興利寢害不誰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袒著檄諭散其黨遂

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
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
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畫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
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
市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
賊不相捄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
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
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初昶至邑衙後有

廟神素妖左右以例請祀昶弗聽至夕有鷄伏神前如釘置然昶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為耳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為鬼神憚伏若此昶後陞叙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按羅江訪名宦誰氏署邑者報邑自初無名宦亦未有祠予檄責之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為

之斂容屬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挫賊存無城之邑斯
既以奇矣廼能使鬼神憚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行
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念能
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譏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頗不可
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末粗傳其
事將刻置祠中視吾黨士及吏茲土者得以覽鏡焉

蕭丈人傳

昔先太父謙齋府君布衣抱當時志方直八九歲時屬

望之固遠而直之姑丈人蕭晴川君一見與太父意合
遂取而館穀之令從其族彥二岡先生學文先生語曰
是子可教丈人輒忻忻解頤輒又屬先生教益篤先太
父先君繼逝直昆弟俦俦疾疾唯丈人相弔問嘉靖癸
卯直舉于鄉丈人迎之大噓生平難酒至是飲輒醉曰
吾老矣無希于世吾獨念若祖父世修閭弗聞幸顯白
有地耳久之直連落南宮不薦丈人款接無倦或詆曰
是將為不食泉矣丈人奮激大言曰焉有如此士而終

不名世耶退最直無溺古文辭病進士業丙辰直成進士而丈人已先期捐館矣隆慶改元直始從蜀臬解文柄歸始走哭丈人墓洒盃酒僅僅濡壠上草耳悲哉直去丈人二十年顛毛改矣自顧迂謏內無樹于身而外不能毗世不獨負丈人且負先太父直何以自償焉雖然以丈人之隱德沈行俾終不暴於世則直之罪戾益不貸矣乃為之撫其事以傳其傳曰

蕭丈人者諱川字脣仲號晴川居士邑南溪里人也性

醇夷不為攢眉遇人無猜腸少事父巽菴公及繼母能
得歡心兄卒遺二孤撫之尤恩賓客過從隨所有盡歡
退居時時吟哦不休有給之者後雖知其給也無較意
貸弗克償者無過督門無叱咤之聲僮奴逆節佯矯以
好言謝過輒悠然不加挺事至遽委仗之出肺腑不記
其嘗逆也丈人族系最遠自宮師尚約公以後纓綬文
學士益彬彬稱盛丈人每見秀出者輒喜動眉睫歲賓
興族士捷者必先見夢兆無不驗故族人歲視丈人夢

卜進取丈人好形家學自以其學卜厝吳菴公埋葬之
具咸已辦弗逮弟姪家故住武姥山下山奇勝有龍王
洞虎鼻峯丈人歲時尚羊其間曰吾歸骨此地足矣然
竟未可仟卒年若干葬某山之原子三伯某季某先卒
仲某世其家論曰蕭丈人之質行懿度休哉有古含哺
之遺韻豈非煦育孝皇帝濊澤太平之盛民者與以視
今之人如包瓦礫揉榛棘其疲佚安殆何其相萬也嗟
哉今之人何不為丈人而為此又曰丈人田畝士耳其

愛樂後雋何異世之寶璠璣育蘭芷者睢睢然覲望其
成猶懼一日毀而萎也彼非有希于世豈亦其天性固
然者耶向使丈人居位有力其於當世何如也余故詳
著其事匪獨追感今昔已耳

仙門先生小傳

仙門先生始業舉輒工登等竟弗雋乃改業奮曰吾豈
復挾一經捐大旨鐫墨義求有司提衡哉乃精讀六經
博觀羣書下逮稗官小說靡不窺治一帙則究骫骳是

非善敗若擊目指掌乃釋以是作為文章無不當是非
善敗者曰吾不為欺言矣讀史至盛帝詰臣事蹕絕者
輒作為傳贊以詔于其子伯元仁卿者曰是當倣是不
當倣有王學諭者崑山人博物君子也一見大相引重
至是而先生門徒履屨不啻百矣先生教人授經先行
曰吾貴實不貴華始先生弱冠居約邑人弗知也鄉先
達鄭令尹獨敬禮曰是吾老友竟後禮不輟嘉靖乙卯
仁卿年十五侍先生館饒鄭令尹相見異之憫喜賦詩

期許不淺鮮衆乃知鄭令尹有遠鑑云仙門者先生故里名也鄭令尹見輒呼仙門先生先生讓弗居則稱仙峯從門人號也鄭令尹沒先生乃勅仁卿從其子游以明相報既去鄭令尹踰十霜語及未嘗不追慕嗟咨也先生治家恥纖然性勤約歲督耕穫輒稍贏而性最好施予其姻戚待先生舉火者至四五家嫁娶其女男者六七人而先生不歆其德人亦竟忘德之然先生猶多量出而配某孺人喜施益甚常時不較有無不設猜疑

叩輒倒囊故閭左右感誦孺人澤彌殷也孺人初歸時
見田不五畝數匱輒解釵簪資先生游學既稍贏先生
為父介菴翁上壽致客奉觴區祝者不後縉紳家然其
間多門下士覘知者曰孺人助不尠哉生平薄視榮利
忘情得失鄉人或以貴富誚也領之兢是與非也必立
解之世珍膏壤巍薨綺服玉饌瓊榭仙葩姣童駿驪之
以相聞也未嘗口之而獨嗜吟咏又喜閒其賦詩有求
閒未得之慨人謂有淵明風既晚益任恂悞極其致則

范愚之為之左右也恬漠之為之酣飫也寥廓之為之
行廬日月之為之燭照也羅浮潮海之為之琴瑟烟雲
泉石之為之角觝意未厭也盖其於世寡矣仁卿既長
領鄉書浸知問學則獨勅曰學在實其辨在義利毋若
近學者荏苒恣世譏耳其它與仁卿語者至多世咸莫
得知仁卿自叙生平無外師父即師耳萬厯甲戌仁卿
第進士令泰和提身刻廉政教純用仁禮蔚為時冠而
世莫不頌先生為教者豫且弘也已卯三年政成天子

下玉書褒封如子官母為太孺人適先生暨太孺人偕
年七袞人稱異數云先生姓唐名某字某潮之澄海縣
人也胡子曰古抱珍之士逃棄塵鞅娛情泉石彼其於
世豈崖然絕耶抑無所希而尚有貽耶今夫海人知其
濔濔無端涯也而不知出於河河之先又胎於星宿海
其貽者遠也黃石鹿門始不欲以名姓落人耳然亟求
子房孔明而授以其道者何哉彼其抱而珍者固可以
立濟天下之具也故其所貽于當時之天下若響應然

彼豈它有慕哉然彼挈所抱以貽人亦豈必人人授之
苟得一人焉吾事畢矣甚哉一人之難遇也昔之遇于
四方或遇于鄉遇于家總之皆以立濟當時之天下者
雖然遇于家者則唯古賢其他鮮聞今仙門先生與仁
卿令君蓋庶幾哉蓋庶幾哉

墓表

袁東山先生墓表

昔先君抱道未試出授經於虔之雩都友其士何公廷

仁黃公振之表公育秀及育秀之從叔東山先生三公皆用學顯而先生獨隱於醫云先生子淳受學先君直幼隨侍為同學托館穀焉先生及今配王夫人眎以兒子直嘗見虔人稱先生醫道能生死人四方求診視者戶外履常盈先生無論戚疏貴賤治之多不問謝貧不能購藥者則自與藥藥之無不早愈者時有奇症眾醫方縮手傍晚則必叩先生先生為之切脈一過曰是可治是不可治疑不能決者先生色卹卹焉而不皇食目

睢睢焉而不皇寐必究其端崖投之往往亦愈嘗在遠鄉望見塗中人中暑死者遂停騎視之其目口血脉非人也獨其腹尚微溫曰是尚可生也因托宿二日治之竟愈訊之其人道暍飲水腹痛則伏地二日矣其橐資已為人倒去則又與之斗米遣之又嘗合丸製膏藥與病者絕不責償其終身未嘗倦也蓋先生少業舉已就一日感母病遂棄去學醫此其心發自仁孝非有所規而為之者故能用志不分業精而奇中又嘗居山中遇

異人授以神術能呼召風霆役逐鬼疫者嘗為邑令及
督府禱雨皆應已而雩都視他邑虔視他郡皆獨受有
年之慶邑東五里有巨潭中竊黥俗謂有物每三年必
沈其渡舟死者無筭先生禱潭上旬日雷雨冥晦顏山
頂石以實其潭夙患遂息直嘗視先生義重如山利薄
如埃其几席置古經方書多至拂棟前植花藥穴小池
種魚數百頭休暇非閱視方書則灌畦飼魚于于栩栩
若不知有塵世事者故其精神旁達若此其皆有以非

專術也先生名某字某嘗隱居東山故以為號先世君
賢公自泰和來家雩傳幾世生端公領鄉薦教授蜀中
封刑部主事先生大父也父慶雲公以貢為上杭司訓
子淳第丙辰進士今為監察御史先生之始病也屬曰
汝習諳青烏家其為我相厥宅兆已而郡守林公以官
地某方畀侍御君覘之果勝遂以葬焉侍御君既得顯
者為誌銘復以墓道表委諸直直痛思先君與先生均
未試今幸侍御君閔紹先生之德於先生之志當亦無

憾矣又念直微時與侍御侍兩父如前日今皆忽忽髮漸斑不知何者為兩父酬其於述先生之遺行彌有感焉遂含涕撰所覩聞以表諸石

處士屠宜菴先生配汪孺人合葬墓表

余間閱今之縉紳士有能發言悃幅兢兢為約躬之行大率皆有所興發不然則其先世喜修者也余於同年中所夕切劘若三四君子者試發其先世咸然而寧國屠子因得悉其祖宜菴翁行義習吾耳已而屠子祖母

汪孺人以今年某月日卒則又過予泣涕請曰昔者義英先祖方盛年已能傾廩困賑里中饑既匱竭即又剖資買粟伺有急多寡食之既又匱竭至自嚼草根木實不厭非直不厭也方食即又憮然語吾祖母汪孺人曰吾思某某家絕炊烟久將殍卧填壑也吾與若其奈之何而吾祖母汪孺人亦忍餓節蓄恣吾祖之為義日力先祖生醇厚自童至白不知有公門內行孝友外謙退好急人其天性使然又素諳青烏家為人相埋輒吉意

未嘗責報至延禮名師教兩叔父逮義英而汪孺人皆
贊佐成先祖意然先祖初欲義英等不隲落士者業非
知榮祿位而趨之者今義英乃得從朝仕末惜不及吾
祖猶幸吾祖母汪孺人存今又背棄去矣義英旦夜莫
為心乃者家大人書來以今某年某月將合葬於先祖
某山之兆誠得于一言表諸墓斯義英之為愜顧不小
余諾而退曰信哉屠子之賢有以也余因念古今之孕
賢昌嗣皆自其陰善玄德隱惻天至當上帝生生之心

以翁孺人所施則非獨今日將世世閎耀其衣德表于
不可窮豈以余言足發者於是為次其言系之義英舉
進士為戶曹主事即余所稱屠子昕夕相切劘者是也
魯秋潭先生墓表

予邑南月岡魯氏有砥行之士二其一已用子貴其一
則秋潭先生是也先生之行余不暇細舉予獨舉其大
者三四事而槩可知也先生少為時文初試有司見有
賄合者即怫然棄去闔戶不出盡讀其家藏書遂卒志

蓬蘽而不自悔父東峰公晚官嶺表先生留侍已數年
因自念曰大人適暮齡而不忘仕情吾兄弟過也力告
公謝去公感其能養遂致以還先生率其昆弟竭力娛
意凡八年而公歿一日江行感暴屍慘然命棺瘞之因
歲予貧者棺至終其身而上所居文水溪決旱涸先生
首倡鄉人建堤數里躬荷鍤畚跣行赤日歌咲以勸工
方工之成而先生告終鄉人哭之曰不有曾公疇或稷
我至於今而里得有秋者皆曰魯公惠也先生之行多

矣若此三事者余嘗較諸今世之士其守人閭戶借譽
賈寵者弗怪也而先生則寧謝去而不悔子弟之幸利
席貨溷其先聲者且有也而先生則寧善養以為安今
官至上吏都侯邦者亦尊矣然能不殺人挺下暴虐取
者即謂為難其有恩施於暴骸力竭於旱潦者十不可
一二人也先生直布衣耳理亂不挂心是非不聒耳乃
能為古良有司之事以此而觀彼其相去何如也嗟夫
古之王者以六行教民行成而上則有族師閭胥書之

鄉老鄉大夫獻之天子令內史貳之於是進最於朝退
憲於學而歿祭於社上之待者甚殷而下之所自待者
其有所憑也矣自後世純用文辭不稽行誼故雖有賢
望由夷行齊魯史者不得書於族閭焉況其他乎今先
生之為此又孰為之書曰某行為孝友某行為任恤由
前則無族閭鄉老內史之錄由後則無殿最憲老祭享
之榮上無所憑而下無所利而獨為之不已者是非所
謂傑特之士乎哉先生名某字某自號秋潭逸人卒以

嘉靖某年某月日年才六十有一子四人某某治進士
業今以某年月日奉先生葬某里某之原見委為墓道
表予媿慙所言不能比於族師間胥故為叙古今之慨
俾鏡諸石用以答孝子之心

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墓表

鄆縣仁山劉公卒於南太僕之官邸其南省寮大司馬
以下涕洟而誄曰天不弔殲茲賢哉大事疇屬楚之薦
紳自元相而下咨嗟以唁曰天不弔殲茲賢哉卿士誰

則四方同志縉紳以下歎歔以嘆曰天不弔殲茲賢哉
斯文疇依而孤時舉等則犇奉旅櫬歸卜某年月日葬
公某山之原其宗督學劉公為狀其事其友少司空連
江吳公為銘其壙時舉等以予之友公不後二君子也
遙請表其墓道而某之始聞訃也哭不置今而表公也
奚暇愛言按狀稱公上世出永新劉楚公沆五世徙茶
陵石陂又幾世徙中溪後割剡鄞縣遂稱鄞縣人傳至
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赴則公曾祖也崇生灝

灝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永嘉善服除補合肥取孟氏母有淑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又徵鄰夢輒卜產奇已而公生警敏殊羣兒稍長習春秋尋改讀易邑令張某者試屬對含譏姍公對亦諷令令大驚改容器之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時銜守德清蔡公有文名獨偉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士當此時四方赴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喜交游而四方士亦多縻公之謙而傾其誠公于是始折節

叩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德鄒敬甫耿在倫偕予三四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才乃除公南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中時大司馬克齋李公始未相知已而熟公行事乃獨才公公嘗以徵料奉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羅文恭公北面而稟學焉曰此吾宿志也又之安成謁鄒文莊公參訂學旨然後渙然當於心曰道在是矣往復書問具見文恭集中公官留京幾四禩最莫逆連江吳公暇則

偕之燕磯牛首間吟嘯若遺世然秩滿蒙恩贈封父母
如其官尋得擢廣東僉事備兵南韶時南韶獐賊負固
恣睢民習苦之公按部咨禍胎過在鹽禁而猾商遂鼓
煽為亂激使然也公不謀衆乃單騎突入賊穴諭以吏
禁之過今皆貸不兵計自新各獐賊始愕眙繼相感泣
羅拜聽公約束不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清等剽掠
為患衆頗虞之公悉以計擒不戰而耘迄無蹠血兩廣
總督南贛軍門兩吳公偕綉衣使者咸偉公代疏諸朝

就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務公感奮曰諸寇幸夷獨
黠賊官祖政者智勇雙絕為羣寇雄長不殄戢之是翊
於諸寇為暴者也乃陽為不問狀以懈其防密令祖政
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口于是二賊
生猜互相格殺部落死者幾六百人公曰事可舉矣乃
上書督府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進公督翁源哨追殺
祖政於黃崗俘獲被虜男婦幾千數餘黨撫化不為窮
治羣黎謹呼動地至今翁源與黃崗各省公像樹祠祀

焉又以英德邊各賊巢相地增築外城鬱為巨障韶郡
故有明經書院公為葺修羣諸生督之課延宿學者一
二導以正學昕夕樂育雖兵旅動勸中意藹如也公體
故癯以是積勞感病遂慙然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
士民固留不可得乃為代請得旨楚還調理疾痊舉用
尋以前功蒙欽賚者凡二公既歸勅家事勿關白棲跡
祝融天臺間復構精舍于鴈峯之麓鑿石為洞嘗嘿坐
其中中丞汝泉趙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鴈書屋公

因稱龍鴈山樵云又嘗與同郡僉憲易公某南宮士危君
某廖君某曾君某舉會相為切磨遠近興者頗衆丁卯
偕廖君出遊太和山從止一僮遇意會處輒徘徊詠歌
以寄獨往之意相繼撫楚臺若唐若劉公幼溪陳公文
川邵公疏薦靡不首公隆慶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詔咸
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愀
然曰吾仍病骨豈堪驅策擬疏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
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起畎畝從楚臬擢廣西藩叅蓋

與公同年同門又同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
艱善後撫臺殷公獨信仗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
善亟行恐後予亦感公相得咸不忍夷其民也相與撰
粵嶠俗諭以開其迷謬正其瀆亂種民至今誦焉西粵
靖江王府故貪殘自失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
鷙悍好圉奪齊民挾持有司甚則趣入縣解鎖吏莫敢
訶又嘗手劍逐方面官走署邸以是益得氣不可孰何
予至會一宗室殞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輒紆徑非

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殯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殯殯焉
已而公與予出則宗室子弟咸攀號且譁且詈時予已
追攝其姻戚撥置者施之桁楊而攀號者覩之始戢退
不敢復譁自是凡宗室暴民者各司輒罪姻戚而西粵
強宗掃迹矣兩臺聞之喜曰二君治強宗勝治獯矣時
府江分憲員缺公兼署其事公以府江為兩廣襟喉而
各獯憑險出沒戕殺官吏劫掠民商有年矣若不請兵
大加刪戮則兩廣梗塞禍亂無已寧獨古田哉議上三

院是之合疏題請大征會東廣缺海道副使吏部難其
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典夷市凡南夷賈舶貢艦極天
下之珍希者萃焉前者雖名人猶有點公立法既簡又
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忻其便服其公焉天子
篤念邊臣加恩贈一峯翁如其官母為太恭人尋陞公
叅政仍兼憲秩理海務公益殫心刻期清海氛巨寇林
道乾朱良寶依據島嶼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為督府
公則時時為殷公畫策以是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遁

海外餘黨解散他如增戰艦弼縣治設叅將諸所條畫
殷公悉采納題請施行且寓書政府屬公為已代又以
廣西府江征勦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
副使劉某倡議請兵銳情討賊凡諸機宜悉有成畫尤
宜優叙為用事者勸於是吏部采兩省功最陟公南京
太僕寺少卿蓋整假優閒託寄重大之意公至任得見
峯王公明字韓公為寮無不相契許公暇則追先哲歐
陽公王陽明先生舊遊而公方新脫戎馬遯神散局足

稱吏隱乃不謂公拜表入南都宿疾復發醫藥罔效竟
考終太僕行臺之邸蓋萬厯乙亥之十月某日也距其
生某年月日得年伍十有七當疾革時公自知不起索
筆書貽時舉等唯孝友語略不及家南都知厚若少泉
汪公合浮萬公坪石屠公巽川李公暨王韓二公咸為
賈棺視斂靡不周備亡何復以廣東功蒙恩陞一級而
公已不逮矣嗟乎豈不痛哉公孝友出天性教育異母
弟不後其子至于與人交不設畛域開口若出肺肝有

為出力罔恤其他而友誼之篤遂聞天下居鄉恂恂喜
利濟睦宗敦故無間賢愚又多獎借後進口不減否人
以故人樂為親食其德者不貽為諸生時受里人侮至
入仕未嘗口之即加侮者服其量諛學必先事功蓋亦
曰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生平貌不勝衣至其
憂國奉公有萬夫莫奪之勇而天下名賢矚望以為總
大武憲萬邦者屈指必公孰謂公遽已矣則謂天之不
吊非耶自予取友海內大半多楚材而同官舍舍久而

彌親者則孰踰公往公從廣西別予之東廣輒涕泗橫
下曰吾安能舍子已而予至東廣赴覲北首公又涕下
曰予安能舍子嗟嗟予既與世遠而所期在公今公也
柰何先舍予逝哉予喪所期矣雖然予不兩侍公于粵
則安知公之碩畫偉伐若是詳也然則表公之墓則亦
孰踰予故為叙次行事最詳而不為譏言

封監察御史朴菴張公配楊孺人合葬墓表

自昔稱義俠貌榮名蓋獨推關中焉予同年出關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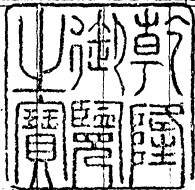
類多奇而予嘗龔德礪業下上古今者則韓城張君最
亡何張君以監司蒞予郡予歸自粵謁君君擊予從容
談茲有利濟當時之忱予曰君其有自來耶君曰予
幸濡先大夫身訓耳已乃出予友耿侍御所為朴菴公
誌銘求予阡表意甚篤予因嘆公始未有名位而利濟
若是博也其古稱義俠非與按誌公諱孟德字天與朴
菴其號居韓少梁里之芝川為著姓曾王父樊大父幹
父蓮配秦氏生公乃出後于從父權公生而隆準廣額

炯目方頤聳眉修髯音吐洪啞創見若神人少坐貧勉
為僧然剛敏倜儻不以地局而氣蓋諸瑣瑣者矣奉所
後母王氏難滌髓遇腆饌不忍置飭因告主人挈以享
母而自甘脫粟復乃得肆力農桑又得楊孺人操井臼
治蠶繭勤績紡揭揭畜畜始能充朝夕而伯仲氏故猶
窶公為推食外內無難色伯氏子負貸不能償公惻然
為鬻產代之償孝友蓋天性也又嘗為里中折豪暴者
伏之里中以是推高其義有爭輒來質平公為之排解

措畫曲中人情至倒囊屈體不恤絕不為勢家利孔高
下其手以故訴者咸服雖至重辟有不之官府而之公
之舍公一口裁罔經官府若奉成案莫復平反如是者
凡數十事里中免破產隕命皆公惠也歲乙卯張君舉
于鄉有司例徵里中麥贍其家公重困里人亟令辭麥
自後韓士薦者習其風卒不為韓人病繼舉進士授紹
興府推官滿最貤封公文林郎顯里中矣顧嘗着短褐
閱耕隴畝有時襲錦綺朝翔貴游間又無縮朒態已而

君晉為御史聲采大著人或以榮公公恬如也公卒之時適張君上御史考詔改封如子官而里人有哭同張君哀者其感深矣予嘗見史稱郭解能解人紛闕以西延頸願交然彼特有挾馬耳若公好義利濟其天植與故曰義俠然公始教君書則繇楊孺人夙夜督課每令君讀書紡車燈下而公之蒸蒸為義亦多出孺人贊佐力孺人故里中楊公諱某者女也不二年繼公卒可不謂存歿伉儷哉子三長某仲某季士佩即君今為江西

按察司副使張君先後厝公偕孺人鎮北之原其生卒
葬日語具今狀侍御及馬太史誌中茲特載其行誼磊
砢著者表之碑後張氏子孫得覽鏡云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二